

三 管理者的妙法

專訪富德樓、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、香港故事館、ADC 藝術空間

當政策、資金、場地俱在，一個文化空間的形成，尚欠最重要的元素：管理者與使用者。而管理者，則又掌管著這些得來不易的空間，到底給誰使用、如何使用，前者指向如何吸引藝術家與文藝愛好者進駐場地，後者則指向場所的角色與定位——當各式各樣公營、私營、自發而生的文藝空間相繼落成，我們的香港文化，到底還欠缺怎樣的支援、承擔與想像，要由管理者掌舵的這個空間來填補空缺？帶著種種疑問，筆者走訪四個不同面向的場所：富德樓、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、香港故事館（藍屋）、ADC 藝術空間，以期呈現四種不同面貌的文化想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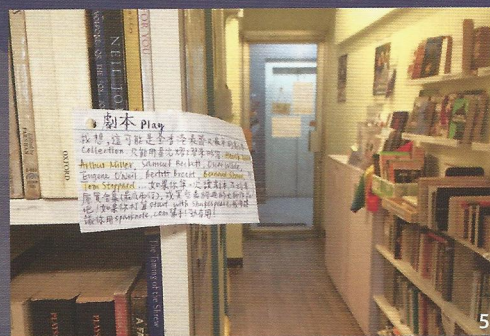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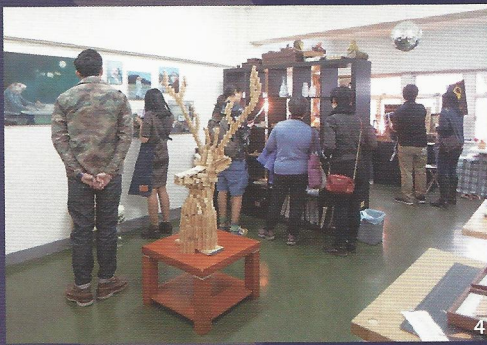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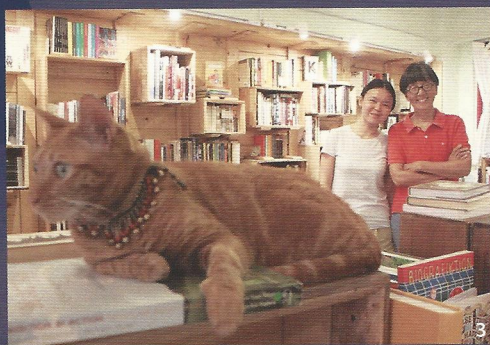
富德樓：低租金、低管理

富德樓位於車來車往的軒尼詩道、戰前唐樓同德大押旁邊，驟眼看來，與毗鄰的大廈毫無分別，連外牆與入口都沒有任何宣示文藝氣息的裝飾、海報或標語，稍不留神，便會錯過大廈狹小的「文藝入口」。自 2003 年開始，業主將 14 個單位交予藝鴿管理（現在增至 20 個），希望可幫助本地藝術發展。藝鴿創辦人馮美華（May Fung）當年認為創作人

最缺乏金錢與空間，遂把單位以低價租給藝術家。短短十二年，便扶助了藝術家馬琮珠、楊嘉輝等人，以及大眾熟知的紙媒《黑紙》。

眾人眼裡的藝術村典範，May Fung 卻說它「從來不是一件深謀遠慮的事情」，其實一切都從油街開始，當年油街 12 號旁邊的建築物空置後，政府以低價租給藝術家，包括 May Fung 在內的三十多人落戶不足一年，政府竟不肯續租，要他們在月內搬走，「我們當然不肯，便夾硬把油街說成是藝術村——其實香港一直沒有藝術村的概念，但我們硬是要這樣稱呼油街，政府不敢承擔摧毀藝術村的責任，才開始妥協，把我們安置到牛棚——我們又立刻把牛棚稱呼為藝術村，當年政府說牛棚可以做辦公室、倉庫、排練室，不許開放，但我們當然不會理會，立即顛覆，把它變成一個供人參觀的藝術空間。」

從油街過渡至牛棚，曾任職公務員的 May Fung 一直是政府與藝術家的中間人，後來她在一個藝術論壇清晰地報告牛棚藝術村的來龍去脈，恰巧富德樓的大業主也有來聽講座，



圖文／趙曉彤、藝鴿、盧樂謙、香港藝術發展局、網上圖片